

(俄) 高尔基

在人间

In the human life

时代文艺出版社

42.1378-456.636

(俄) 高尔基

在人间

王宝根 译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上）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4—8/I·1758

定价：495.70元

我降临到世间，在城里大街上一家“时式鞋店”里作学徒。我的老板个子不高，胖胖的，他的栗色脸是粗糙的，牙齿是青绿色的，湿漉漉的眼睛长满眼屎。他看上去像个瞎子，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就做起鬼脸来。“不要出怪相，”他轻声严厉地说。

这对浑浊的眼睛看得我很难受；我不相信这种眼睛会看得见，也许他只是猜想我在做鬼脸吧。“我说了，不要出怪相，”他更低声，微微动了一下厚嘴唇说。“别搔你的手，”他冲着我干巴巴地一直唠叨道。“记着，你是在城里大街上头等铺子里做事！当学徒，就得和雕像一样站在门口……”

我不懂什么叫做雕像，而且不让我搔手是不可能的。我的两条胳膊，一直到臂肘都长满了红瘢与脓疮，疥癣虫在里面咬得我奇痒难忍。“你在家干什么？”老板仔细查看着我的胳膊问。

我告诉他时，他摇晃着盖满花白头发的脑袋，让人难堪地说：“捡破烂，这比要饭、偷东西还要糟。”

我得意地说：“我也偷过东西。”

他把两只跟猫爪子一样的手撑在账桌上，吃惊地眨着瞎子似的眼瞪着我，低声地说，“怎一么，你偷过东西？”

我告诉了偷东西的原因。“唔，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在铺子里偷鞋子，偷钱，我就会把你关进牢里，一直关到你长大……”

他讲这句话时，语气非常平和，但让我很害怕，并且更讨厌他了。铺子里除了老板以外，还有雅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兄萨沙与一个红脸的伙计，他这个人挺机灵，会纠缠人。萨沙穿

着红褐色的常礼服、衬胸、散腿裤，系着条领带。他很高傲，从未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叮嘱萨沙照应我，教我。萨沙却神气傲慢地将眉头一皱，警告说：“那他得听我指挥。”

外祖父将手按在我脑袋上，按弯了我的脖子：“你要听萨沙的话，他年纪比你大，职位也比你高……”萨沙瞪出眼珠对我叮嘱：“你外公的话可要记清楚了！”

第一天，他就趁机对我摆起架子来。“卡希林，别老瞪着眼！”老板这样说。“我，我没有，老板，”萨沙低下头答了一声；可是老板还不停地是不唠叨。“别老沉着脸，顾客会当你是头山羊的……”

大伙计满脸陪笑，老板以奇怪的姿势撇着嘴，萨沙只好红着脸躲到柜台后边去了。

我讨厌这些谈话，我听不懂他们很多话，有时觉得他们像在讲外国话。

每当有女顾客光临，老板就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摸摸髭须，满脸堆起甜蜜的微笑，这时他脸上一道道皱纹就浮现出来，可是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丝毫没有变化。大伙计挺起身子，两个胳膊肘贴住腰部，手掌恭敬地放在空中。萨沙畏怯地眨着眼睛，极力想掩盖住凸出的眼珠。我站在门口，悄悄地抓挠着手，留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一举一动。大伙计跪在女顾客前面，奇妙地张开手指量鞋子的尺寸。他两手不停地颤抖，小心谨慎地触着女人的脚，好像害怕把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客脚很胖，像一只倒放的溜肩膀的瓶子。

有一次，有一位太太抖动着脚，蜷缩着身子说：“哎哟，你弄得我好痒……”“这个，可是我们的礼貌……”大伙计赶忙热心地解释。

他那纠缠女客的样子令人可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把

脸转过去对着玻璃门，可是我情不自禁要看看他们做买卖的情景，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同时又觉得我可能永远也学不会那么有礼貌地张开手指，那么灵巧地替生人穿鞋子。

老板常常躲进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同时也把萨沙叫去，让大伙单独与女客周旋。有一次，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发的女顾客脚，然后把自己的拇指、食指与中指捏成一撮，吻了吻。“哎哟！”女人喊了一声。“瞧你这个调皮鬼！”他鼓起腮费劲地说：“啧啧……啧啧。”

这时候，我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实在太可笑了。我怕笑得站不稳，手抓住门把，门被推开了，脑袋碰到玻璃门上，把一块玻璃碰坏了。大伙计冲着我跺脚，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打我的脑袋。萨沙要拧我的耳朵。在晚上回家去的路上，萨沙狠狠地说我：“你不好好干，你会被干走的！这有什么可笑的？”

他又解释道，大伙计能讨得太太们欢心，生意就会兴隆。“太太们为了看看讨人喜欢的伙计，就是不需要鞋子也会特地跑来买一双。但你，就是不会明白！让人家替你操心……”我感到委屈，没有人关心过我，尤其是他。

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比萨沙早一个小时把我叫醒。我得快速擦好老板全家、大伙计与萨沙他们的皮鞋，刷好他们的衣服，烧好茶炊，给所有的炉子准备好柴，把午饭用的饭盒子洗干净。一到铺子里，便是扫地，掸灰，准备茶水，上买主家送货，然后再回老板家取午饭。有干不完的活。在这个时候，我那个站铺门口的差事，就由萨沙代替。他认为干这件事很不体面，便骂我：“懒家伙，总叫别人为你做事……”

我觉得苦恼，寂寞。我习惯了自由的生活，待在库纳维诺

区的砂土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与森林中。可是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朋友，有人说话，而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的全部丑恶与虚伪的内幕，使我愤恨。有时候，女顾客什么也不买就走了，他们三个就会觉得受了侮辱。老板立即收起甜蜜的微笑，命令萨沙道：“卡希林，将货物收起来！”

接着就骂人：“呸！连猪也滚进来！蠢婆娘，待在自个儿家里闷得慌啦，到铺子里来闲逛。要是我的老婆，我可让你……”

他的老婆黑眼珠，大鼻子，又瘦又干瘪，常常跺着脚骂他，对待他像奴仆一样。经常这样，他们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殷勤地鞠躬，说奉承话，送走她们以后，便肮脏地说起这女人的坏话来。那时，我真想跑到街上去，追上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背后说的话告诉她。

当然，我知道世上的人，相互都在背后说坏话，可是这些家伙谈论人的时候特别令人气愤，好像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似的。他们总是嫉妒人，从不称赞任何人，无论谁，他们都要找出缺点来。

有一回，一个年轻女人来到铺子里，她的双颊绯红，两眼炯炯有神，我看见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面孔像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她脱去外套，交给萨沙，显得更漂亮。她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她使我想起绝代美人瓦西莉萨，我肯定这女人一定是省长夫人。他们必恭必敬地招待她，如同在火面前一样哈着腰，奉承话不绝于耳。三个人像妖魔似的，满铺子跑来跑去，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玻璃上，好像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在渐渐消失，眼看就要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另外一种形状。

她很快挑选了一双高价的皮鞋，走了。只见老板咂嘴发出哨声：“母—狗……”“干脆说，是女戏子！”大伙计轻蔑地说。

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这位太太的好些情人与

她的奢华生活。

吃午饭，老板在铺子后面屋子里睡午觉，我打开他的金表，在机件上滴了一点醋。我很痛快，看见他醒了之后拿着表走进铺子来，很慌张地说：“怎么回事？表忽然发汗了！从未没见过！莫不是要有什么祸事？”

尽管铺子与家里的事使我手忙脚乱，但我好像还是陷进一种百无聊赖的烦闷中。因此，我常常想，得干点什么事来，让他们把我赶出去？

满身雪花的行路人，默默地从铺门前走过，使人觉得他们好象是送葬到墓地去，因为迟了，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马慢腾腾地拖着车子，很吃力地越过雪堆。在铺子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钟声凄凉地响着——是大斋期了。钟声一下一下像枕头撞着人的脑袋，一点也不痛，却让人麻木与发聋。

有一天，我正在铺子门前，处理刚刚送到的货箱。这时在教堂里看门的那个歪肩膀的老头子走到我的跟前。他软得像布片做成的一样，穿着像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好心的年青人，给我偷双套鞋好吗？”他向我说。

我一声不吭。他在空箱子上坐下，打着呵欠，在嘴上画十字，又说了一遍：“你给我偷一双行吗？”“不能偷！”我向他说道。“可是有人偷，给我个面子吧！”

他与众不同，招人喜欢。我觉得他深信我会替他偷，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里塞给他一双雨鞋。“那好，”他并不是很高兴，平静地说。“不哄人吗？嗯，我看出来了，你不会哄人……”

老头儿默默地坐了一会，一边用长靴底踩着肮脏的泥雪，一边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忽然，他吓唬我说：“要是我哄你呢？我拿了这双套鞋去你的老板那里，说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那怎么办？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可你只卖半卢布！说你去买好吃的了，那你怎么办？”我愣愣地望着他，仿佛

他已照他所说的那样做了。而他却依然望着自己的长靴，吐着烟，轻轻地接着用鼻音说：“比如，要是我原来是受了你老板的指使：‘你替我去探试探一下那小子，他会不会做贼？’那怎么办？”“我不给你套鞋，”我生气地回答。“可现在你已不能不给了，因为你已经同意了！”

他抓起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旁，用冰凉的指头敲敲我脑门，懒洋洋地说：“你那么轻易就说：‘喂，拿去？！’”“是你要我这么做的。”“我要求的多着呢！我要你去打劫教堂，怎么样，你干吗？难道你就这样轻信别人？哎，你这傻小子……”

说完，他推开我，站起来：“我不要偷来的套鞋，我又不是阔佬，用不着穿套鞋，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你很厚道，等到复活节，我放你到钟楼上去撞钟，看看街景……”“全城我都熟悉。”“站在钟楼上看，它很漂亮……”

他鞋尖踏着雪地，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面。望着他的背影，我暗暗担忧，提心担胆安地想：那老头儿当真只是开玩笑，还是老板让他来试探我呢？我不敢走进去。

萨沙闯到院子，大声吆喝：“你在干什么？”

我气恼了，举起钳子朝他一扬。

我知道他和大伙计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常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藏在炉炕的烟囱里，等到离开铺子的时候，就塞到外套袖子里。我厌恶这种事情，也有点怕。我还记着老板的吓唬。“你偷了东西吗？”我问萨沙。“不是我，是大伙计，”他郑重声明。“我只做他帮手，他说：你要帮个忙！我只好照办，要不然，他会给我使坏的。老板！他本人也是伙计出身，他什么都清楚。但是，你可别乱说！”

他边说边照镜子，学着大伙计的样子，不自然地伸开指头整理领带。他在我面前摆架子，耍威风，训斥我。

当他一吩咐我，总伸出一只手做推的姿势。我比他个子高，

力气比他大，但瘦削，笨拙。他却丰润、柔软、油光满面。他穿起常礼服、散腿裤，在我看来很有风度、很威风，但是很滑稽可笑。他很讨厌厨娘，厨娘确实是个怪娘们，说不准她是好人还是坏人。“世上的事，我顶喜欢打架，”她圆睁着黑亮、炽热的眼睛说。“无论什么打架，我都喜欢，鸡斗、狗咬、汉子们相打，我都认为好！”

碰见公鸡、鸽子在院里斗架，她就放停下手里的活，靠在窗口，呆呆地看到斗完为止。她每天晚上对我与萨沙说：“你们这些小子，闲坐着多没意思，打打架呀！”

萨沙发怒地说：“傻婆娘，谁告诉你我是小子？！我是二伙计！”“我却不这样认为，在我眼里，没有结婚的人全是小子！”“傻婆娘，傻脑袋瓜……”

“魔鬼聪明，但是上帝却讨厌他。”

她的谚语特别让萨沙生气。他就故意刺激她，但她蔑视地睨了他一眼说：“你这个蟑螂，老天瞎了眼，错生了你！”

萨沙常教唆我，要我趁她熟睡的时候，往她脸上抹点鞋油或煤烟，或是在她枕头上插针，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同她“开玩笑”，可是我怕她。她睡得不死，常常醒过来。她一醒就点上灯，坐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墙角。有时候，她绕过炉炕走到我身边，摇醒我，哑着嗓子说：“列克谢伊卡，我很害怕，难以入睡，跟我聊聊吧！”

我迷迷糊糊和她说了些什么，她默默坐着，摇晃着。我感觉从她那热呼呼的身上发出一种白蜡与神香的气息。我想，这女人快死了，会倒在地板上死掉。我心里怕，就提高了嗓音说话，她拦住我说：“小声点！别把坏蛋吵醒了，会把你当成我的情人……”她坐到我身边，总保持着一个姿势：弓着背，两手放在膝头中间，用瘦小枯干的腿骨夹住。她胸脯平坦，就是穿着很厚的麻布衫，也可看出一条条的肋骨，像干透了的水桶上

的箍子。她沉默良久，又忽然低声地说：“我还是死了算啦，活着也是受罪……”

或者，仿佛在问：“这可活到头了，是吗？”“睡吧！”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的话，直起腰，悄悄地消失在黑暗里。

“妖婆！”萨沙在背后常这么叫她。

我就挑逗他：“你敢当着面这样叫她一声！”“你以为我怕她吗？”

但他立即皱了皱眉，说道：“不，我不当面叫，说不定她的确是一个妖婆……”

厨娘瞧不起任何人，谁都让他顺心，对我也不客气，每天早晨一到六点钟，就拉我的大腿，叫道：“别贪睡！快搬柴！去烧茶炊，削土豆！……”

萨沙睡醒了，狠狠地说：“你叫什么，吵得人别人睡不着，我告诉老板……”

她那又干瘪又枯的身子，急忙地在厨房里来回跑着，一双睡眠朦胧不足的红肿眼睛朝萨沙瞪着：“哼，老天爷瞎了眼，错生了你！我如果是你的后娘，我就要扯光你的头发。”“这该死的家伙，”萨沙骂了一句，并且在去铺子的路上对我小声说：“得想个办法把她撵走。对啦，在全部的菜里都偷偷放上一把盐——如果每样菜都咸得要命，就可以让她滚蛋。要不，就倒上点煤油，你干吗发愣？”“你为什么不干？”

他生气地说：“胆小鬼！”

我们目睹了厨娘的死。她弯下腰去端茶炊，突然倒在地上，好象被谁推了一把，就那样默默地侧身倒下，两条胳膊向前伸着，口里流着血。

我们两个当时就明白她死了。可是吓得直发愣，久久地盯着她，也说不出话来一句话。后来，萨沙从厨房里奔出去。我不知该怎么办，把身子靠在窗边有光亮的地方。老板走进来，担

忧地蹲下，用指头触她的脸，说：“真的，死了……怎么回事？”

于是，他走到屋角上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面前，画了十字，祷告以后，在前室命令我：“卡希林，快去警察局报告！”

一个警察来了，在屋子里绕了一圈，拿了一点小费，就离开了。很快又回来，带着一个马车夫，他们以出人意料地把厨娘扛到街上去了。老板娘在前室探进头来吩咐我：“将地板擦干净！”

但是老板说：“幸好她死在晚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死在晚上好。晚上睡觉的时候，萨沙从来没那么温和地对我说：“别吹灯！”“你怕？”

他拿被子蒙住脑袋，好久没作声。夜很静，仿佛正在倾听什么，等候什么。我仿佛觉得：钟声立刻会响起来，全城的人会乱跑、乱叫，乱作一团。

萨沙在被窝里探出鼻子轻声说：“到炉炕上一块睡好吗？”“炉炕上太热！”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她怎么这么快就死了？真没想到这妖婆……睡不着……”“我也睡不着。”

他开始讲起死人来，说死人怎样从坟墓中出来，在城里溜达到半夜，找寻故居和亲人所在的地方。“死人只记得城市，”他轻声地说。“但是记不清街道和房子……”四周愈加静寂，也似乎愈加黑暗了。萨沙抬起脑袋问：“我的箱子你不想看吗？”

我很早就想看他的箱子里收藏的是什么。平常他用锁锁上，每次开箱子的時候，总是小心谨慎，如果我想望一下，他就粗暴地吼道：“你想干什么？啊？”

我同意以后，他坐起来，并不下床，用命令的语气让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放在他脚跟前。在他脖子上，挂着一条带子，上面拴着钥匙和护身的十字架。他先朝厨房暗角望一眼，神气活现地皱着眉头，把锁打开，吹了吹箱子盖，似乎它很热，然

后打开来，从里面拿出几套衬衣与衬裤。半只箱子塞满了药盒子、五颜六色的包茶叶的商标纸、装皮鞋油的盒子与沙丁鱼罐头盒等等。“这是什么？”“你立刻会看见的……”

他两腿夹住箱子，弯腰伏在上面，轻轻念：“但愿上帝……”

我想里边一定有玩具。我从来没有过玩具，因此表面上虽装作无所谓，可是瞧见人家有，还是挺羡慕。像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我很高兴，虽然他害臊藏起来，可我却很明白这种害臊的心理。

打开第一个盒子，他取出一副眼镜框，架在鼻梁上，严厉地对着我说：“没有镜片也没有关系，原本就是这种眼镜。”“让我也试一试！”“你戴不合适，这是黑眼睛用的，你的眼睛是浅色的，”他解释着，装出老板的样子咳嗽一声，马上就惊惧地朝厨房扫了一眼。

空鞋油盒里装满各种各样的扣子，他自豪地对我说：“这些都是从街上捡来的，自己捡的。已攒了三十七颗了……”在第三个盒子里，也是从街上捡的铜大头针、皮鞋后跟上磨损了的铁掌、皮鞋与便鞋上破的与完整的扣子、铜的门把手、手杖上的破骨雕柄、一把姑娘用的梳子、一本叫《圆梦与占卜》的书，还有许多有同样价值的东西。我捡破烂的时候，像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一个月就可以很容易地收集到十倍之上。萨沙的东西让我感到失望、气恼，并且怜悯起他来。可是他却一件件地仔细欣赏着，爱不释手地抚摩着，又郑重地掀起厚嘴唇，他那凸出的眼睛流露出深情与发愁的神气。他的那副眼镜，使这张稚气的脸成了很可笑的样子。“你收着这些干什么？”

他自眼镜框里向我瞅了一眼，以清脆的童音问道：“你想要我送你点什么？”“不要，我不要……”

显然，由于我的拒绝与轻视他的宝物他有些生气。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低声跟我商量：“拿条手巾来，我要把所有东西上的灰尘擦掉……”他把东西抹干净，放好以后，钻进被窝里，脸对着墙。

外边下雨了，雨点从屋顶上淌下来，风不停吹着窗子。

萨沙没回过身子对我说：“等园子里干了，我带你去看一件东西——准叫你大吃一惊！”我一声不吭，准备睡觉。

又过了不久，他忽然跳起来，两手抓着墙，很恳切地说：“我害怕……主啊，我害怕！愿主怜悯！这是怎么啦？”

当时，我吓得哑无言。我好像瞧见厨娘正倚在对着院子的窗口，低着头，额角贴在玻璃上，背朝着我站在那儿，活像她活着时看鸡打架的样子。

萨沙放声大哭，手抓挠着墙，两腿乱蹬。我就像踩着火堆似的，连头也不回，吃力地穿过厨房，躺在他身旁。我们哭着，哭着，哭累了才睡。

几天后，又是一个节日。上午做了半天买卖，中午吃过午饭后，老板家里人睡午觉的时候，萨沙神秘地向我说：“咱走吧！”

我猜到，我马上会看见那件能使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到了园子里。在两座房子之间一片很狭小的空地上，有十五六棵老椴树，厚厚的青苔长满了树干，黑色的赤裸的枝条呆呆地伸着。这些枝条上连一个老鸦窝也没有，树干简直就如墓碑一样。除了这些椴树，园子里什么也没有。人行小道被人踩得很坚硬，而且黑得像生铁。隔年腐叶下的地面，也和漂在积水中的浮萍一样，长满了霉污。

萨沙拐了个弯，走到邻街那个木栅栏，在一棵椴树下站住了。他眨眨眼瞅一下邻家模糊的窗户，就蹲下去，两手拨开一堆落叶——露出一棵大树根，旁边有两块砖，深深陷在土里。他把砖掀开，下边是屋顶上用的烂铁皮，最下边是一块木板。

于是，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顺树根子穿下去的一个大窟窿。

萨沙划了一根火柴，点着蜡，探进窟窿里去，然后对我说：“你看吧！可别害怕……”

他自己显然有点害怕，拿蜡的手直哆嗦，脸色发青，嘴唇撇得难看极了，眼睛湿了；另一只空着的手，慢慢背到身子后边去。我也有点害怕。我小心谨慎地向树根下面的洞底望去。树根成了这个洞的屋顶——萨沙在洞底里点了三支蜡，满洞发出蓝色的光。洞身，有一只提桶那么深，但是比提桶还要大些。周围嵌满小片的彩色玻璃和茶具的碎瓷片，中间微微隆起的地方，盖着一片红布，下面搁着一口用锡纸糊成的小棺材，盖着一块小布片，与棺材罩一样，布片边沿底下翘起小雀儿的灰色爪子与长着尖喙的嘴。棺材后边搁一张灵台，台上搁着一个铜的护身十字架。三支长长的蜡点在灵台周围，蜡台上贴着包糖果的黄的与白的锡纸。蜡头的火苗偏向洞口，洞里朦胧地闪烁着各色火花与斑点。蜡的气味、霉腐气、泥土气，热烘烘地熏着我的脸。

我被这些细碎的纸片弄得眼花缭乱。我看着这一切，难受至极，这也把我的恐怖心理消解了。“好不好？”萨沙问。“这是干什么的？”“小礼拜堂，”他说道。“像吗？”“不明白。”“那小雀是死人，也许它会变成不朽的金身，因为它是无辜丧生的……”“原来就是死的？”“不，它飞进货房，我用帽子扑死了它。”“为什么要扑死它？”“不为什么……”

他看看我，又问道：“好玩吧？”“不好玩！”

于是他马上对着洞口弯下身子，很快把木板与铁皮盖上，将砖嵌进土里。然后，站起来，拍去膝头上的泥，厉声地问：“你干嘛不喜欢？”“我可怜那小雀。”

他那像瞎子一样的眼珠子盯着看了我一眼，在我的胸口推了一把，大声骂道：“混蛋！，你因为妒嫉，说不喜欢。你认为

在缆索街你家园子里，比这个更好吗？”

我想起家里的凉亭，就一口回绝道：“当然比这个好！”

萨沙把上衣脱下扔到地上，卷起袖子，向手心啐了一口唾沫，瞪着我：“那好，我们打一架！”

我不想打架，但沉重的烦闷压得我几乎要窒息，看着表哥这副气恼的脸，我很难受。

他扑过来，一头撞在我的胸口上，把我撞倒，骑在我身上吆喝道：“你要活还是要死？”

但是我比他有力气，又很生气，不久，我就让他就脸朝地趴着，脑袋被两手抱着，发出嘶哑的声音不能动弹了。我慌了，想把他抱起来，可是他乱抓乱蹬，我愈加害怕了，走到一边，不知该怎么办。他抬起脑袋来说：“怎么，打赢了吗？我就这么躺着，让老板家的人瞧见，我要告你，你会被赶走的！”

他骂着，吓唬着。我被他激怒了，我索性跑到窟窿那儿，揭开砖头，把那装小雀儿的棺材扔到木栅栏外边去了，又把洞里的东西统统搬出来，把那洞踩平。“看见了吗？”

萨沙很吃惊我的捣乱：他坐在地上，嘴微微张开，蹙紧了眉头，默不作声地望着我。等我干完了，他慢腾腾地站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把上衣往肩头一擦，很沉着又很恶毒地说：“你等着瞧吧，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可要知道，这都是我给你故意做好的，这是魔法！哼！……”

我好像被他的话刺激了，我蹲下身子，全身发冷，他却看也不看我地一直走了。他的镇定更将我压垮了。我决定明天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老板的家，摆脱萨沙跟他的魔法，摆脱这种无聊的愚蠢的生活。

第二天清晨，新来的厨娘叫醒我。“啊唷，你的脸，怎么啦？……”她叫唤起来。“魔法来啦！”我懊丧地想。

但是厨娘笑得前仰后合，把我也引笑了，拿她的镜子一照，

原来我的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煤烟。“是萨沙干的？”“难道是我？”厨娘笑嘻嘻地叫。

我动手擦皮鞋，手刚伸进鞋子里，就被大头针扎了手。“这又是他的魔法！”

每只鞋里都安放针和大头针，安放得极巧妙，都刺进了我的手掌。我十分生气，于是我拿勺子舀了一勺凉水，走到那个正在睡觉，或者正在装睡的魔法师身边，十分解恨地泼了他一脑袋。

但是我心里仍旧不痛快，那口装着麻雀的棺材，蜷曲的爪子，可怜地向上伸出的蜡一样的尖喙，以及周围那些似乎要发射虹彩而又发射不出的五色火花不停地在我眼前闪耀。棺材渐渐大起来，麻雀爪子大起来，向上翘起，抖动着。我决心当天晚上逃跑，可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烧汤的时候，我想得太投入了，汤沸起来，正要将炉子弄灭，汤锅翻了，汤泼在手上，这样一来，我被送进了医院。

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在医院里的痛苦的噩梦：一些穿尸衣的灰色与白色的影子，在摇摇摆摆的黄沉沉的空隙处盲目地蠕动着，低语着。一个高大汉子，眉毛长得和口髯一样，又粗又长，拄着拐棍，摇动着他那一蓬大黑胡子，大声咆哮着：“我会向大主教告发！”

所有的病床都让我想到棺材，鼻子朝天睡着的病人都像那只死麻雀。黄色的墙摇晃着，天花板和风帆一般鼓起来，地板起着波浪。排列成行的病床，忽而靠在一起，一忽而又离开，一切都是没有着落，太可怕。向窗外望去，树枝像马鞭子一样伸着，不知它们被谁在摇动。

门口，一个棕红色头发的瘦小的死人，用短短的两手扯着自己的尸衣乱蹦乱跳，且发出尖叫：“我不要疯子！”拄着拐棍的大黑胡子一本正经地冲着他吼道：“我将向一大一主一教一告